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至卷二十

碑銘表誌碣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

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爲
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
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
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
接見宇文濟陽吳溪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
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
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
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
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
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

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

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
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
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
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
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
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
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
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
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
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甯邊

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梏
殺之聞赦將至先梏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
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
倡以振貧乏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
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
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
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
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
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畧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
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

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
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
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脩築之河復故
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
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
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
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
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
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
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

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

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

殞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
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
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
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
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
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
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
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滄水集者前後
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
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

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
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
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
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
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
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
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
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

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
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
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
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
河朔鞍馬閒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
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
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
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
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
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
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
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
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
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
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
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
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其父課之讀書涉獵

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閒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

閒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
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縣治瀕海土瘠而俗惡
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
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
繩之強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
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
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
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
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頽圯殊
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

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而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追逐之置奴釵閒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日上書